

新编白话

资治通鉴

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新编白话资治通鉴卷二十五

宋文帝

元嘉元年(甲子,公元424年),春正月,刘宋朝廷将庐陵王刘义真贬为平民。

宋少帝刘义符在为父亲刘裕服丧期间,不拘礼节,喜好与左右近侍亲昵轻佻,游乐嬉戏毫无限度。已经退休的特进官范泰上书劝谏,刘义符不予理睬。范泰是范宁的儿子。庐陵王刘义真机警聪慧,爱好文学,但是性情轻浮,与谢灵运、颜延之、慧琳道人等情趣相投,过从密切。他曾经说:“我登基的时候,就任命谢灵运、颜延之为宰相,慧琳道人为西豫州都督。”谢灵运是谢玄的儿子,性格孤傲,器量狭小,不遵法度,自认为论才能应该参预国家机要人政,因而常常愤恨郁闷。颜延之是颜含的曾孙,酷爱饮酒,放荡不羁。徐羨之等厌恶刘义真与谢、颜二人交游,刘义真的旧部范晏也曾婉言劝诫刘义真,刘义真却说:“谢灵运思想空疏,颜延之见识浅薄,正是魏文帝曹丕所说的‘古今文人大都不拘小节’。但是,我们性情投合,不能达到古人所谓的互相理解推许而心领神意的境地。”于是,徐羨之等认为谢灵运、颜延之挑拨是非,诋毁执政权臣,把他俩全都调离京师担任郡守。起初,刘义真来到历阳,向朝廷索求无厌,执掌朝政的权臣往往裁减,不完全答应他的要求,刘义真怨恨不平,并上书请求回到京都健康,参军何尚之多次劝阻不听。当

时，徐羨之等人已经密谋策划废黜少帝刘义符，而后即位的应是刘义真。于是，便利用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的矛盾，先上奏列举刘义真的罪恶行径，将他贬为平民，放逐到新安郡。前吉阳县令张约之上疏章说：“庐陵王刘义真自小就得到先皇武帝优厚慈爱的待遇，长大后又蒙受陛下和睦友爱的恩宠，所以心里的话必定要倾吐出来，或许触犯了君臣之道。这样，应当对他宽恕，扬善隐瑕，以各种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诲开导，升降进退要舒缓勿躁。如今，朝廷骤然剥夺他的王位，幽禁流放到边远的新安郡，在上伤害了陛下的手足亲情，在下让远近的人仓皇失措。我心想，我们大宋朝建立不久，宗支尚未繁盛，应该广泛树立藩属屏障，相互敦厚和睦。谁人能没有过失，可贵的是能够悔过自新。作为武皇的爱子，陛下的仁弟，怎么能因为他一时的过错而遭受长期冷落异地呢！”奏疏呈上后，张约之被杀。

夏五月，刘宋的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将少帝刘义符废黜为营阳王，迁徙到吴郡。六月，杀害刘义符，到江陵迎接宜都王刘义隆。前庐陵王刘义真被杀，由谢晦代理荆、湘等七州诸军事。

徐羨之等人将要废黜刘义符，因为檀道济是武帝时代的老将，威望震慑朝廷内外，于是征召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入朝，把废黜少帝的图谋告诉他们。谢晦在府内聚集将士，让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作为内应。晚上，谢晦邀请檀道济睡在一起，谢晦恐惧得不能入睡，檀道济却躺下去就睡熟了。当时，少帝刘义符在华林园中建立成列的店铺，他亲自做买卖，晚间就与左右侍从睡在龙舟上。檀道济率兵进入云龙门，安泰等事先嘱咐了值宿的禁卫军，因而无人阻拦。军士闯入龙舟杀掉两名侍从，将刘义符扶出，收缴了他的玺印，文武大臣叩拜辞行后，把刘义符护送到他的旧居太子宫。侍中程道惠劝说徐羨之等拥立南豫州刺史刘义恭。徐羨之等以为宜都王刘义隆向来受人景仰，于是，便假称奉皇太后之命，列举刘义符的过失罪状，废为营阳王，由刘义隆继承帝位。同时，把刘义符送

到吴郡，又派邢安泰前去行刺他。刘义符年轻力壮，突围冲出昌门，追兵用门闩将他捶死。傅亮率领行台百官和皇帝专用的车驾前往江陵迎接刘义隆。尚书蔡廓告诉傅亮说：“营阳王刘义符在吴郡，应该给予丰厚的供奉。万一发生不幸，你们几人有弑君的罪名，那时候，纵然想存活世间还有可能吗？”当时，傅亮已和徐羨之商议谋害刘义符，于是，急忙给徐羨之写信，阻止他杀害刘义符，可惜太晚了。徐羨之大怒说：“与人共同商议的事，为什么转过身就出卖恶名给别人呢！”徐羨之等又派人杀掉刘义真。徐羨之认为荆州地处要冲，恐怕刘义隆抵京后，也许委任他人，于是急忙以录尚书事的名义，任命谢晦代理都督荆、湘等七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，想望让他作为外援，并替他配备精兵强将。七月，行台抵达江陵，在城南设立行门，题名为“大司马门”。傅亮率领文武百官来到“大司马门”，向刘义隆呈上奏章，献出御玺。刘义隆时年十八岁，他发布文告说：“我无德无才，却蒙上天的错爱降下大命，实在惊恐不安，怎能担承如此大任！现在暂且返回建康，哀悼祖先陵墓，并与朝中贤臣申诉我的怀抱。深望诸位体谅我的用心，其余不再赘言。”荆州府州属吏等都称臣，请求更改各门名称，一切都依照皇宫的官署设置。刘义隆没有同意。刘义隆还命令州府佐掾属吏宽恕已判刑的囚徒，免除拖欠的债务。刘义隆左右的将领听说刘义符、刘义真二人已死，都认为可疑，劝他不可东去建康。司马王华说：“先帝为天下建立大功，四海敬服，虽然少帝无道，但是朝廷并没有失去威望。徐羨之是才具中等的寒士，傅亮也是由布衣起家的书生，他们接受托孤之命，享有崇贵的权位，不会马上背信弃义。只怕庐陵王对他们不宽宥，将来无地自容，才加害他。因为殿下宽厚仁慈，他们才破格率百官来奉迎，是希望殿下感恩戴德，至于那些庸俗无聊的议论，大概不合实情。再说，徐羨之等五人的功劳地位不相上下，谁肯拱手谦让！即使有人心怀不轨，也势必不能得逞。如果刘义符存活人世，他们担心将来遭受祸害，因而导致谋害营阳

王的事端，这是他们过于贪生怕死的缘故。徐羨之等人只不过想掌握重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奉立年轻的君主对他们产生依赖而已！”刘义隆说：“你还想做宋昌第二吗！”长史王昙首、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说刘义隆起身东行。于是，刘义隆命令王华留守荆州。刘义隆想让到彦之率兵先行开道，到彦之说：“如果料定他们不反，就应该穿着朝服顺流而下。假若发生不测，这支军队难以倚仗，反而又使他们猜疑产生仇怨，不符合远近民众寄予我们的期望。”正好赶上雍州刺史褚叔度去世，刘义隆便派到彦之暂且驻守襄阳。于是，刘义隆从江陵出发，接见傅亮时，痛哭不已，左右的侍从无不被刘义隆的悲伤情绪所感动。过后不久，刘义隆向傅亮问及刘义真被杀和少帝刘义符被废的原委，不胜哀恸，泣不成志，连旁边的侍从都不敢抬头看他。傅亮汗流浹背，无言应对。于是，傅亮向到彦之、王华等人推心置腹，主动结交深厚的关系。刘义隆任用府州文武官员自行保卫，傅亮率领的朝廷文武百官和军队不能接近他的队伍。参军朱容子抱着刀守卫在刘义隆乘坐的船舱房门外，衣不解带长达几十天。

秋季，西秦出兵打败北凉。八月，宋文帝刘义隆即位。

宜都王刘义隆抵达建康，朝廷文武大臣前往新亭迎拜。徐羨之向傅亮问道：“宜都王可比作谁？”傅亮说：“他在晋文帝、景帝以上。”徐羨之说：“他一定能明白我的赤诚之心。”傅亮说：“不见得。”刘义隆拜谒其父刘裕的初宁陵，回来停息在中堂。文武百官奉上玺印，刘义隆推让数次才接受，于是在中堂即皇帝位。大赦天下，谒告祖庙，恢复庐陵王的封号，并将其灵柩迎回建康。刘义隆把代理荆州刺史谢晦改为实任。谢晦赴任前，问蔡廓说：“我能够幸免吗？”蔡廓答道：“你接受先帝的遗诏，担负社稷重任，废黜昏君，拥立明主，可谓合乎道义。但是，杀害他的两个哥哥，而又北面称臣，挟持震主的威势，占据上流重镇，以往古可以推知今天，你恐怕难于幸免。”谢晦开始害怕不能脱身，等到出发之后，他高兴地说：“现

在总算脱离险境了!"徐羨之等人也都得到不同的加官进位。有关部门奏请文帝刘义隆,按惯例亲临华林园听理诉讼。刘义隆下诏说:"我对于政刑很多都不熟悉,可以像先前那样,由徐羨之、王弘二公审断。"刘义隆又任命王昙首、王华为侍中,让竟陵王刘义宣镇守石头。徐羨之等想随即任命到彦之为雍州刺史,文帝不同意,于是征召到彦之担任中领军,负责军政事务。到彦之从襄阳南下赴任,谢晦心想到彦之不会来看望自己。到彦之抵达杨口后,竟然步行来到江陵探视谢晦,深深地表达自己的诚意。谢晦也厚情相待,并从此非常安心。

柔然汗国侵犯北魏。

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闻大檀得知北魏太祖拓跋嗣的死讯后,率领六万骑兵进入云中地区,攻克盛乐宫。魏主拓跋焘亲率轻骑征讨柔然军,三天三夜赶到云中。纥升盖可汗带领骑兵将拓跋焘的军队包围五十余重,直逼马首,依次排列,严如壁垒。北魏将士十分害怕,拓跋焘的神色安然自若,群情于是镇静下来。纥升盖可汗弟弟的儿子郁久闾於陟斤是柔然军大将,魏兵用箭把他射死。纥升盖可汗恐惧地率军逃走。

冬十一月,吐谷浑可汗慕容阿柴去世,其弟慕容慕瓌继位可汗。

慕容阿柴有二十个儿子。他病重时,召集各个子弟,对他们说:"先公车骑将军放弃他的儿子拾虔,却把可汗授与我。我怎么敢私自把汗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慕容纬代而忘记先君的志向呢!我死后,你们要拥立慕容慕瓌为汗。"慕容纬代是慕容阿柴的长子,慕容慕瓌是阿柴同母异父的弟弟、叔父慕容乌纥提的儿子。慕容阿柴又让诸子各自献出一箭,抽取其中一支交给他的弟弟慕容慕利延,让他折。慕容慕利延把箭折断。慕容阿柴又拿出其余的十九支箭让慕容慕利延折,他不能折断。于是,慕容阿柴告诫他们说:"你们知道吗?单独一箭容易折断,众多支箭就难以摧残。你们应

当同心协力,然后才能保国利家。”说完死去。慕容慕瓚也富有雄才大略,他安抚接纳了泰州、凉州失业流民和氐、羌等部族达五六百落,力量不断壮大。

十二月,北魏征伐柔然汗国,大获全胜。宕昌向北魏朝贡。

宕昌是姜族的一支。姜族地域东与中原相接,西与西域交通,长达数千里。姜人各有首领,落部之间分地而居,互不统辖。其中宕昌部最为强大,拥有民众二万余落。因此,各部族都畏惧宕昌部。

夏太子赫连瓚杀害弟弟赫连伦,哥哥赫连昌率兵讨伐赫连瓚,赫连瓚被杀。

夏王赫连勃勃准备废黜太子赫连瓚而另立幼子赫连伦。赫连瓚得知后,率兵征伐赫连伦,赫连伦抵御失败而死。赫连伦的哥哥赫连昌袭击并斩杀赫连瓚,被收服的赫连瓚的军队回到国都统万城。赫连勃勃非常高兴,便立赫连昌为太子。夏王赫连勃勃喜好骄傲自大,将统万的四个城门分别命名为东门称招魏门,南门称朝宋门,西门称服凉门,北门称平朔门。

元嘉二年(乙丑,公元425年),春正月,宋文帝刘义隆开始临朝听政。

徐羨之、傅亮上表请求刘义隆归朝亲政。上表三次,刘义隆才准许。徐羨之于是辞职回家。徐佩之等都称徐羨之的不该退休,并极力敦促劝勉他继续效力朝廷。徐羨之就再次接受诏命任职。

二月,北燕国有一女子变成男子。

北燕国有女子变化为男子,燕主因此向群臣征询意见。傅权回答说:“西汉末年,有母鸡变为公鸡,尚且发生王莽篡权的祸变。何况今天是女子变为男子,这预示着臣僚将要做君主。”

三月,魏主拓跋焘尊奉曾抚养他的窦氏为保太后。

拓跋焘的母亲密太后杜氏去世后,太宗拓跋嗣因为窦氏慈善温良,品行端正,所以让她哺育年幼的拓跋焘。窦氏精心抚养,训

导有方，恩礼并重，拓跋焘感激之至，因而加封尊号，奉养窦氏如同亲生母亲一般。

北魏任命长孙嵩为太尉，长孙翰为司徒，奚斤为司空。夏四月，西秦袭周北凉的临松，打败北凉军。北魏派遣使者到刘宋朝廷。

北魏和刘宋之间开始恢复友好交往。

六月，武都王杨盛去世，他的儿子杨玄继位。

当初，杨盛得知晋朝灭亡，仍不更改晋安帝的义熙年号，并对世子杨玄说：“我已经衰老了，应当至死做晋朝的臣属，而你要好好奉事宋帝。”杨盛去世后，杨玄自称武都王，派遣使臣向刘宋朝廷报丧，开始使用元嘉年号。刘宋因此赐封杨玄为武都王。

秋季，西秦击败黑水羌族部落。八月，夏王赫连勃勃去世，太子敕连昌继位。冬十月，魏主拓跋焘率军讨伐柔然汗国，柔然各部逃去。

北魏大规模征伐柔然汗国，分兵五路，同时进发。大军抵达漠南后，舍弃辎重，改由轻装骑兵，带上十五天的军粮，度过大漠攻打柔然。柔然各部十分惊恐，全都向北逃难。

元嘉三年（丙寅，公元426年），春正月，刘宋朝廷讨杀徐羨之、傅亮，任命王弘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彭城王刘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州军事。谢晦在江陵举兵反叛。

当初，刘义隆在江陵时，孔宁子担任参军，等到刘义隆即皇帝位，便任命孔宁子为步兵校尉。孔宁子与侍中王华都有享受富贵的心愿，忌恨徐羨之、傅亮独揽大权，于是就在刘义隆面前挑拨离间。刘义隆准备杀害徐羨之、傅亮二人，并发兵讨伐谢晦。于是，刘义隆声称要征伐北魏进取河南，又说要祭拜京口的兴宁陵，整治行装，存放于战舰。由于朝廷的举动反常，刘义隆的图谋有所泄漏。谢晦的弟弟谢朏赶急派人向谢晦告密，谢晦仍不以为然。江夏内史程道惠收到一封寻阳人送来的书信，其中说：“朝廷将有大

规模的举动,这件事已经确切无疑。”程道惠将信封好交给谢晦。谢晦就此事询问参军何承天,何承天回答说:“以帝王的威重,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攻一州,实力大小既悬殊,民心向背又迥异,您到国境之外去保全性命,才是上策。您派心腹将领驻扎义阳,将军您统率大军在夏口与敌人交战,一旦失败,随即取道义阳北上出境,这是其次的计策。”谢晦沉吟良久,说:“荆州是英雄施展才能的地方,兵士和粮草都容易供给,姑且决一死战,出去北境又有什么晚呢!”于是,谢晦让何承天起草檄文,又与参军颜邵商讨起兵事宜。颜邵服毒自尽。谢晦树立大旗,严加戒备,对司马庾登之说:“我现在就要亲自发兵东征,委屈你守卫江陵城。”庾登之说:“我的双亲都在健康,而我向从来没有部众,经过再三考虑,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。”谢晦又问诸将领说:“三千战士能够守城吗?”周超回答说:“不只是守城,若有外寇侵犯,还可以立功。”庾登之因而请求解除司马官职,授给周超。谢晦当即任命周超为司马,而改任庾登之为长史。宋文帝刘义隆认为王弘、檀道济最初没有参预废黜刘义真、杀害刘义符的阴谋,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又是自己所宠爱信任的人,因而秘密派人告诉王弘,并且征召檀道济,想让他去讨伐谢晦。王华等人也都以为不该这样做,刘义隆却说:“檀道济只不过是受胁迫而跟从的人,本不是首谋,至于杀害之事,更与他没有关联,我安抚并起用他,一定不会有什么忧虑。”檀道济抵达建康后,刘义隆便下诏揭露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杀害营阳王刘义符、庐陵王刘义真的罪状,命令中领军到彦之、征北将军檀道济将他们及时收捕斩首,又命令雍州刺史刘粹等切断他们逃跑潜伏的后路。这一天,宋文帝刘义隆下诏召见徐羨之、傅亮。谢晦派人通知他们,徐羨之逃到新林,上吊自杀。傅亮逃跑出城被捕,刘义隆让人拿诏书给他看,傅亮说:“我一介平民,承蒙先帝爱重,赋予辅佐遗托。废黜昏君,拥立明主,是国家的大计。你们想把罪过强加于我,难道没有借口吗!”于是,傅亮被杀。刘义隆向檀道济询问讨伐谢晦的计策,檀道济回

答说：“我过去与谢晦一同北征，入关的十大计策有九个是谢晦提出的，他的才能谋略，精明干练，大概很少对手。然而，他从来没有单独率军决战，军事作战恐怕不是他的长处。我明白他的才智，他了解我的勇敢，如今我奉帝王的诏命讨伐谢晦，可以在摆开战阵之前将他擒获。”刘义隆又任命王弘为侍中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彭城王刘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谢晦听说徐羨之、傅亮等已经被杀，于是亲自出射堂统率军队，几天之内，四方边远的人投奔而来，得到精兵三万人。谢晦上表声称徐羨之、傅亮等忠贞不渝，却横遭冤枉残害；这都是王弘、王昙首、王华一伙凶险诡诈、猜忌挑拨所酿成的祸害，我现在要发兵来清除陛下身边的恶棍。

闰正月，宋文帝刘义隆的儿子刘劭降生。

当初，袁皇后生下皇子刘劭，她独自仔细地看过之后，急忙派人告诉刘义隆说：“这个孩子相貌非同寻常，将来必定会导致国破家亡，不能抚养他。”当即就要弄死刘劭。刘义隆狼狈不堪地赶到后殿门外阻止，于是刘劭才得以活命。由于刘义隆正在为父亲守丧，所以皇子降生的事秘不外传。至此，才宣布刘劭诞生。

刘义隆亲自率军讨伐谢晦。二月，谢晦被杀。

文帝刘义隆下诏戒严，各路大军出发讨伐谢晦。谢晦率兵二万自江陵东下，战船从江津排列到破冢，旌旗飘扬，遮天蔽日。谢晦叹息说：“我恨不得将此作为救援王朝的军队！”谢晦想派兵袭击湘州刺史张邵，何承天以为张邵的哥哥张茂度与谢晦相好，就说：“张邵的意图旨趣尚不明确，不应当马上进攻他。”谢晦写信招抚张邵，张邵不肯服从。刘义隆从建康出发。谢晦抵达西江口，到彦之已经进至彭城洲。庾登之据守巴陵，胆小怯懦，不敢前进。正赶上大雨连绵不止，参军刘和之对庾登之说：“敌我双方都遇到大雨，东来的官军实力正强，我们应该速战速决。”庾登之制作大口袋，内贮茅草，悬挂在桅杆上，声称可以焚烧敌舰，以火攻须等到晴天为借

口,来延缓战期。谢晦准许庾登之的做法,一直停息十五天,才让孔延秀率兵攻克彭城洲及其洲口设置的栅垒。官军诸将想退回到夏口,到彦之不同意,于是保守隐圻。当初,谢晦和徐羨之、傅亮为了保全自己起见,就让谢晦占据长江上流,而檀道济镇守广陵,各自拥有强兵;徐羨之、傅亮位居朝廷把持大权,可以长久得志。至此,谢晦听说檀道济率兵而来,不禁惊慌失措,一筹莫展。檀道济赶到后,与到彦之的军队会合。谢晦起初看见他们战舰不多,不急于主动出击。到了晚上,东风鼓帆,官军的战舰连接不断,前后塞满江面。谢晦的军队气馁心丧,毫无斗志,顷刻之间,全军溃败。谢晦连夜逃回江陵。在此之前,刘义隆派遣刘粹从陆路率领步骑兵袭击江陵,周超迎战,打败刘粹。谢晦过去与刘粹友善,又任命他的儿子刘旷之为参军,因而刘义隆对刘粹怀有疑心。王弘说:“刘粹没有私心,一定不要担心。”等到刘粹奉命南讨,一无反顾。谢晦也没有杀害刘旷之,将他遣回到刘粹身边。不久,谢晦败阵归来,周超却前去投降到彦之。谢晦的部众全都逃散,于是,他携带弟弟谢遁等人向北逃奔,被人俘获后,用囚车押送到建康。何承天向到彦之投城,到彦之于是监理荆州政务。这时,刘义隆下令诛杀谢晦、谢朓及其同党孔延秀、周超等人。谢晦的女儿、彭城王妃披发赤脚,与父亲诀别说:“大丈夫应当战死在沙场,如何沦落到衣冠不整地在都市问斩!”谢晦败逃时,身边的亲信都弃他而去,只有延陵盖一人追随之,文帝刘义隆便任命延陵盖为镇军功曹督护。

三月,刘宋朝廷任命谢灵运为秘书监,颜延之为中书侍郎。

文帝刘义隆回到建康,便征召起用谢灵运和颜延之。因为慧琳道人善于谈说论议,所以文帝常跟他商讨朝廷大事,慧琳道人因而得以参预国家机要,宾客盈门,各地赠送礼物的人络绎不绝。慧琳道人脚穿高屐,身披貂皮大衣,配置负责传达的通呈官和掌管书翰的佐吏。会稽孔觐说:“如今有身着道袍的黑衣宰相,真可谓本末倒置!”

夏五月，刘宋朝廷任命檀道济为江州刺史，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。刘宋朝廷派遣使者巡察各郡县。

文帝刘义隆派遣散骑常侍袁淦等十六人分别到各州郡县，审视地方官吏的政绩，访求民众的疾苦。同时，命令郡县长官各自奏报当地的行政得失。

刘义隆亲临华林园延贤堂听理诉讼。

刘义隆亲自到延贤堂听断诉讼，从此，他每年参加三次审讯。左仆射王敬弘性情恬淡，深孚众望，但是在签署文件时，一点也不审查。有一次，王敬弘参加判决诉讼，文帝刘义隆向他询问有疑问的案件，他竟然不能应付。刘义隆脸色大变，向左右侍臣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把案卷的副本送呈王仆射？”王敬弘说：“我看到了案卷，只是不明白。”刘义隆非常生气，即使对他恭敬有礼，也不再论及时事要务。

六月，刘宋朝廷任命王华、王昙首、殷景仁、刘湛为侍中，谢弘微为黄门侍郎。

王华因为王弘辅佐朝政，王昙首被文帝所亲近信任，与自己的地位不相上下，便自以为不能完全施展才力，常常叹息说：“当朝同时有几个宰相，国家怎能得以治理呢！”当时，朝中没有固定的宰相，只要皇帝和他议论政事，授与机密重任的人都是宰相。也有担任侍中而不是宰相的人，然而，尚书令、仆射、中书监令、侍中、侍郎、给事中等都是当时的重要官职。王华和刘湛、王昙首、殷景仁等同是侍中，他们高风亮节，精明练达，颇受时人拥戴。黄门侍郎谢弘微和王华等都深受文帝倚重，当时号称五臣。谢弘微精神端庄安详，谈吐适时得当，在仆役奴婢面前从不妄自说笑，因此，不论尊卑老幼都像神明一般敬奉他。他的堂叔谢混对他也特别推重，常说：“谢弘微与别人相异时不损伤物类，与别人相同时不妨害正道，我简直无可挑剔。”当初，谢混娶晋孝武帝的女儿晋陵公主为妻，谢混死后，晋安帝诏令公主与谢氏断绝婚姻关系，晋陵公主将

家事全都委托给谢弘微。谢混家历代都是朝廷的辅政大臣，有僮仆上千人，他只有两个年仅几岁的女儿。谢弘微帮助谢混管理产业，即使是一文钱、一尺丝帛，也都登录簿册。九年后，晋朝灭亡，晋陵公主降号为东乡君，听任她返回谢家。她踏进家门，只见房屋仓库原样未变，开辟的垦地比先前有所增多。东乡君感叹地说：“谢混生前就一直看重弘微这孩子，可称得上有识别人的能力。谢混后继有人。”在场的亲戚故旧无不为之流泪。东乡君去世后，无论是官府或个人，都认为谢家的财货应归属两个女儿，而田宅和僮仆应为谢弘微所有。谢弘微却分文不取，并且拿出自己的俸禄安葬东乡君。谢混的女婿殷睿喜爱赌博，甚至夺取妻子的妹妹、伯母以及两个姑母应得谢家财物来偿还赌债。谢家的人因受谢弘微谦让美德的感化，毫无争执。有人责怪谢弘微说：“谢家历代积蓄的财产却成为殷睿一天的赌债，你看见而不过问，犹如把财物抛入江海之中，还自以为清廉。”谢弘微说：“亲戚争夺财物，最为卑鄙下流。如今谢家内部尚能无言，怎么可以引导她们去争利呢！再说，家财分多共少，不至于匮乏，人死之后，难道还在乎身外之物？”文帝刘义隆想加封王昙首、王华等人爵位，便抚摸着御床说：“如果没有你们兄弟，我今天就坐不到这里。”于是拿出封爵的诏书让他们看。王昙首一再辞让说：“近来发生的事情，全靠陛下英明决断，使罪人都得到惩处。我们怎能凭借国家的灾难而得到恩惠呢！”文帝于是作罢。

刘宋朝廷派遣使臣出使北魏。秋季，西秦攻伐北凉，夏国袭击西秦苑川，西秦被迫从北凉撤军。刘宋大旱，出现蝗灾。冬十月，魏主拓跋焘亲率大军进攻夏国。

拓跋焘诏问公卿大臣说：“现在我们要出兵讨伐赫连和柔然，应该先讨伐哪一国？”长孙嵩等说：“夏国赫连氏世代定居一地，还不足以造成祸害。不如先讨伐柔然，若追上他们，可以大获全胜；如果追赶不上，我们则到阴山打猎，以获取禽兽的毛皮骨角来充实

军需。”太常崔浩说：“柔然人如飞鸟一般集结，像野兽一样逃散，出动大军追击则赶不上，用轻装军士追赶，又不能取胜。而赫连氏的国土不过千里，政令残忍，刑罚暴虐，受到人、神的唾弃，因而应当先讨伐夏国。”拓跋焘也得知夏世祖赫连勃勃去世后，几个儿子相互争斗，国民惶恐不安，想进兵讨伐夏国。长孙嵩等人说：“他们如果固城严守，以逸待劳，而柔然汗国的郁久闾大檀听说后，就会乘虚进犯我国，这是危险的举措。”崔浩说：“往年以来，火星两次紧守着羽林星和钩己星运行，推占而知后秦灭亡。今年，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，预示有利于西征。可谓天人相应，机不可失。”于是，拓跋焘派遣奚斤袭击蒲阪，派遣周几袭击陕城，命令薛瑾为向导。拓跋焘想让李顺统领前锋军队，崔浩说：“李顺确实具有筹划谋略之才，可是，他为人进退果敢，不能单独委以重任。”拓跋焘于是停止对李顺的任命。崔浩与李顺之间因此产生裂痕。

十一月，夏国军队攻进西秦国都枹罕。魏主拓跋焘进入夏国都城统万，另外派兵攻占了蒲阪和长安。

拓跋焘率军抵达君子津时，正遇上天气突然变冷，黄河冰封。他率领轻骑兵踏冰渡过黄河袭击夏都统万。夏王赫连昌正在与文武大臣欢宴豪饮，魏军从天而降，君臣上下不胜惊恐骚乱。赫连昌领兵出战失利，急忙逃回统万城。城门还没来得及关闭，北魏豆代田就率众乘胜攻进西宫，并烧毁它的西门。夏军关闭宫门，豆代田越墙出宫。魏军分兵出动，四处掳掠，斩杀或俘获夏国数万人。拓跋焘对诸位将领说：“统万城不能得到了，将来再和你们来攻取吧。”于是，魏军迁徙夏民一万多家回国。夏国弘农太守不战而逃，魏军乘胜追击，长驱直入三辅地区。镇守蒲阪的夏国将领弃城逃往长安，魏将奚斤于是攻占蒲阪。夏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助兴从长安逃奔到安定。十二月，奚斤率兵进入长安，夏国秦州、雍州的氏族和羌族部落全都向北魏投降。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和氏王杨玄闻讯后，也都派遣使臣归附北魏。

北魏停止向没有正式户籍的人家征收丝织品,让他们隶属郡县。

当初北魏取得中原时,当地民户大多逃亡隐居。天兴年间,拓跋珪下诏清查这些没有正式纳入户籍的人家,命令他们缴纳丝织品,不隶属所在郡县,因而赋税徭役多少不均。这一年,拓跋焘开始诏令停止向漏户征收丝织品,让他们隶属郡县。

元嘉四年(丁卯,公元427年),春正月,魏主拓跋焘回到平城。

拓跋焘回到平城。从统万城迁来的民众很多死在道途中,能够活着到达平城的只有十分之六七。夏国平原公赫连定率领部众向长安进发。拓跋焘知道后,便下令在阴山砍伐树林,大肆制造攻城器械,打算再次讨伐夏国。

宋文帝刘义隆祭拜京陵。

当初,宋武帝刘裕下令将他贫贱时用过的耕田农具收藏起来,以传子孙。文帝刘义隆到故宫看见农具,面有惭色。他身边的侍臣中有人进言说:“古时大舜亲自在历山耕种田地,大禹亲自治理水土。陛下不看到先帝的遗物,怎么能知道先帝的大德和农事的艰难呢!”

夏四月,北魏派遣使臣到刘宋朝廷。刘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去世。

杜弘文有病被朝廷征召,他便自己乘车上路。有人劝他等候病好以后再出发,杜弘文说:“我们祖孙三代执持符节镇守交州,平常就渴望投身京城效力朝廷,何况被征召呢!”于是,杜弘文抱病启程,行至广州去世。杜弘文是杜慧度的儿子。

五月,魏主拓跋焘从平城发兵攻伐夏国。

魏将奚斤和夏国平原公赫连定在长安相持不下,拓跋焘想乘夏国空虚进攻统万城。五月,拓跋焘从平城出发,命令将军陆俟督率诸军镇守大碛,以防备柔然。拓跋焘抵达拔邻山,在此修筑城堡,舍去辎重,只率领三万轻骑兵兼程先行。群臣都劝谏说:“统万

城坚固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攻克的。不如与步兵一道，带上攻城器械同时进发。”拓跋焘说：“用兵的策略，攻城是最下策，必定万不得已，才去攻城。现在如果步兵和攻城器械都一同进发，夏国必然因害怕而坚守统万城。如果不能即时攻克，粮草断绝，兵士疲劳，城外没有可取之物，也没有进退之地。不如先用轻骑兵直达统万城，敌人见我们步兵没有同时抵达，思想必然松懈。我们故作虚弱之态引诱敌人，他们如果出城迎战，就会成为俘虏。我军离家二千余里，又有黄河阻隔，这正是所说的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。用三万轻骑兵攻城显得不足，而用来决战就绰绰有余了。”于是出发。

刘宋中护军王华去世。六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夏王赫连昌和魏主拓跋焘在统万城外交战，赫连昌败逃到上邽，魏军占领统万城。

拓跋焘抵达统万，下令把大军分别埋伏在深谷中，只有少数兵士来到城下。夏国将领狄子玉前来投诚，并说：“夏王赫连昌听说魏军征讨，便派人召请平原公赫连定，赫连定说：‘统万城坚固高峻，不易攻破。等我生擒奚斤，然后再从容前往统万，内外夹击魏军，没有不成功的。’因而赫连昌正坚守城池，等候赫连定。”拓跋焘十分忧虑，于是撤退军队，以显示自己的弱小，又派娥清和永昌王拓跋健向西掳掠居民。北魏军士中有人叛逃到夏军，声称魏军的粮草继绝，而辎重远在后方，步兵还没赶到，应当快速攻打他们。夏王赫连昌听从这一建议，亲自率领三万步、骑兵出城。北魏司徒长孙翰等人都劝说拓跋焘，夏兵的阵地难以攻陷，应该避开夏兵锋锐。拓跋焘说：“我们远道而来讨伐夏贼，唯恐他们不出战。现在既然出城，我们却要避而不战，使敌军振奋，我军衰弱，这不是好办法。”于是，拓跋焘集结部众假装后退，引诱敌人追赶疲惫。夏兵分为两翼，擂响战鼓，喊声震天，从左右追逼而来。刚追出五六里，正赶上风雨从东南方袭来，飞沙扬尘，天昏地暗。北魏宦官赵倪对拓跋焘说：“如今风雨从敌方袭来，我军逆风，敌人顺风，看来天不助

人，希望陛下率领骑众避开他们。”崔浩大声怒诉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们制胜千里，一天之内怎能有所变更！敌军只顾前进不止，后继军队已经断绝，我们应该隐蔽军队，分兵出击，攻其不备。风向在于人利用，岂有常势可言！”拓跋焘说：“说的好！”于是分为左右两队骑兵来牵制夏兵。拓跋焘因所乘的马失蹄而坠地，差一点被夏兵俘获。拓跋焘用身体防卫掩护，拓跋焘才得以跨上马背，虽身中流箭，仍不停奋力拚杀，夏兵纷纷溃散。魏军乘胜追逐赫连昌直达城北，赫连昌于是仓皇逃奔上邽。拓跋焘身着便装追击逃奔的夏兵，进入统万城。夏国人发觉后，关闭所有的城门。拓跋焘和拓跋齐等进入夏国王宫，用弄到的女人衣裙绑的铁槊上，拓跋焘借此爬上城墙，才得以逃脱。第二天，拓跋焘率军开进统万城，俘获夏国的亲王、公卿、将校以及妇女等数以万计，还有三十余万匹马，几十万头牛羊，府库的珍宝、车辆、旌旗和器具不可胜数，拓跋焘把它们按等级分别颁赏给将士们。当初，夏世祖赫连勃勃性情豪强奢侈，兴建的统万城墙高十仞，根基厚达三十步，上宽十步，宫墙高五仞，它坚硬得可以磨砺刀斧。亭台水榭也颇为雄伟壮观，全都雕刻有图画，并用绮绣装扮。魏主拓跋焘说：“如此小国却这样役使百姓，想望不灭亡可能吗！”拓跋焘把赫连勃勃的三女儿纳为后宫贵人。夏国平原公赫连定得知统万城已被魏军攻占，便投奔到上邽。拓跋焘下诏命令奚斤等班师回国，奚斤说：“赫连昌逃亡到上邽自保，纠集残众苟延性命，现在我们乘其危急之时，消灭他们比较容易。请为我增加铠甲战马，削平赫连昌残余势力后再回国。”拓跋焘不同意。奚斤一再请战，拓跋焘才答应他，并增派士兵一万人，战马三千匹，留下娥清、丘堆二人，让他们配合奚斤共同进攻夏国。拓跋焘自统万回国，任命常山王拓跋素为征南大将军，假节，镇守统万城。

西秦派遣使臣向北魏进贡。秋八月，魏太武帝拓跋焘回到平城。